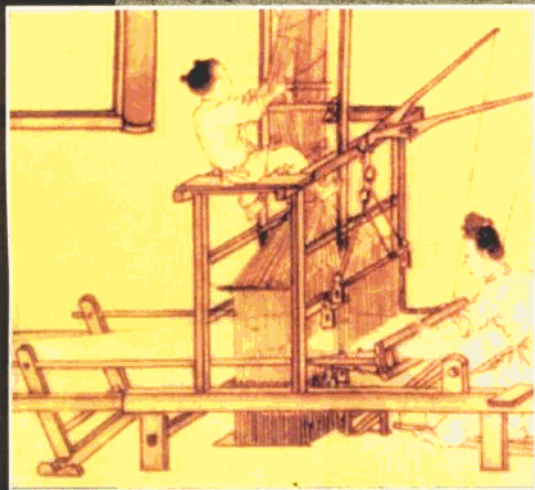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光主编

浙江 丝绸 文化史话

袁宣萍 著



宁波出版社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书目

书 名	著 者
河姆渡文化史话	季学原 诸焕灿
良渚文化史话	陈白夜
浙东学术史话	钱茂伟
浙江戏曲史话	徐宏图
浙江佛寺史话	陈荣富
浙江丝绸文化史话	袁宣萍
浙江茶文化史话	陈 琿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编委会

顾问：毛昭晰 龚鹏程 魏 桥

主编：吴 光

编委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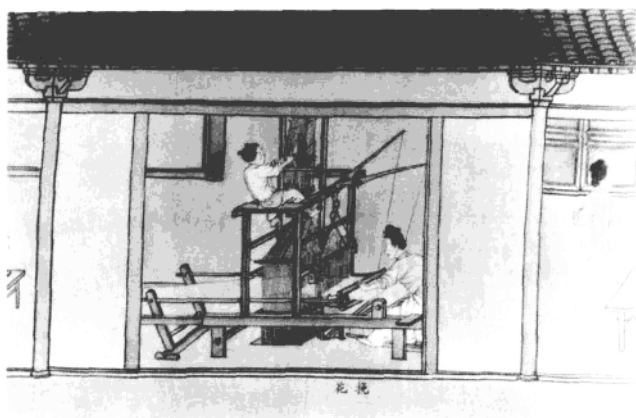
吴 光 马玉娟 季学原 徐 斌 陈剩勇
屠承先 钱黎明 徐建春 林日葵 刘 鹤



彩图一 河姆渡出土蚕纹牙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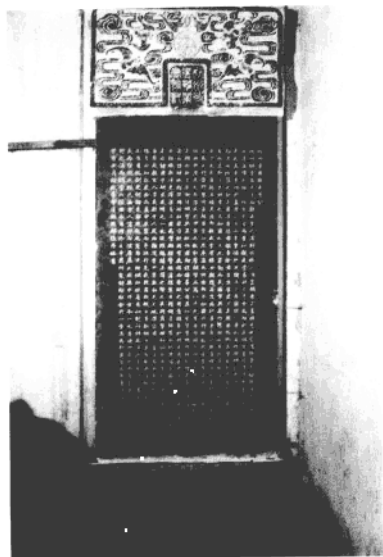
彩图二 越王“者旨於賜”剑柄缠绕丝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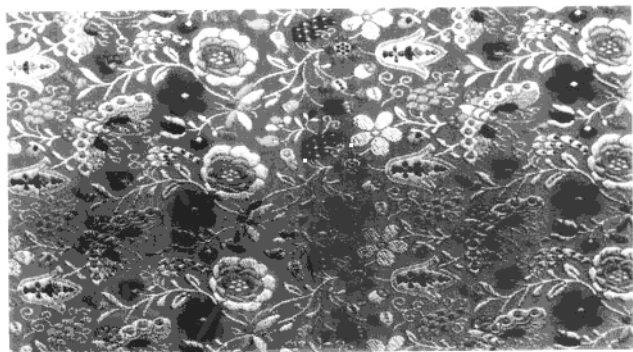
彩图三 南宋吴注本《蚕织图》中的挽花织绫图



彩图四 南浔辑里丝车



彩图五 杭州重建观成堂记
(绸业会馆) 碑刻



彩图六 清杭州产红地蝴蝶花卉纹缎



彩图七 清“杭州织造臣文治”机头织款



彩图八 蚕神“马头娘”
年画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吴 光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至少七千年的繁衍生息征途上，我们的先民凭靠其聪明睿智与勤劳勇敢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文化”、“浙东文化”等等名闻遐迩的文化典型，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从而使浙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愧于“文物之邦”、“文献名邦”的高雅称号。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四千万聪明勤劳的浙江人民，正在继往开来地建设一个经济上繁荣开放、文化上多元发展的文明新邦。

处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作为知识界、文化界的成员，我们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整理和总结浙江七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原貌与经验，并以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我们先民留下的珍贵遗产，从而为浙江现代化与现代浙江人提供一份可资了解历史、开创未来的资

料,这便是本人和本书编委会诸同仁发愿编纂《浙江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根本动机。

然而,“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浙江文明源远流长、绚丽多姿,其史料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总结其历史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更非一人一伙所能竟功。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个并无官方拨款而靠民间赞助的学术研究团体,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上皆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志大而“财”疏,因此只能量力而行,做一些力所能及而又稍具特色的文化研究工作。于是,我们选择了浙江文明史上最有光彩、最具特色的几个侧面与门类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因此,首先集中精力编纂了这套《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今后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希望能够组织深入研究浙江文化史的专著丛书。例如《浙江文化名家丛书》、《浙江历代思想家丛书》等等。

本丛书是由本主编组织策划、并与各位顾问、编委反复协商后确定专题、再约请各专题所涉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撰著的。其特色在于,它选择了浙江区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历史题材为研究对象、以史话为写作体裁、将若干种各自独立成书的小型学术著作合编为一部综合性的区域文化丛书,从而构成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的系列历史知识读物。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总体反映从史前河姆渡文化到清代姚江文化变迁史的《河姆渡

文化史话》，有生动描述人类玉器时代辉煌业迹的《良渚文化史话》，有系统记载浙东学术发展脉络与评述浙东优良学风的《浙东学术史话》，有全面反映浙江地方戏曲之起源、发展、演变状况的《浙江戏曲史话》，有结合实地考察、描述浙江佛教建筑特色和浙江佛教发展演变历史的《浙江佛寺史话》，还有经过专业梳理提炼而生动反映浙江物产特色及其文化内涵的《浙江丝绸文化史话》与《浙江茶文化史话》。

收入本丛书的各部著作，经过各位著者的精心撰著和编者的细心审改，基本达到了“语言流畅、品位精美；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要求。著者力求避免泛泛介绍、平铺直叙和史料堆积，而以散文笔调写历史，既写出了所涉主题的发展演变脉络和历史作用，又写出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及其蕴涵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尽管各册专著在写作风格与技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不齐、文采有别的问题，然而我敢断言：本丛书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并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

本丛书在课题策划和组稿过程中，得到了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浙江大学毛昭晰教授以及著名地方志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魏桥编审等专家学者对研究课题的积极支持，并受到宁波出版社社长、总编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支持。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还得到了台湾南华管理大学及龚鹏程校长、浙江

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陈文宪总经理、浙江金义集团及陈金义总裁等单位和个人对本研究课题的部分资助。尽管资助的数量有限,但他们支持学术文化研究而不求回报的精神是值得铭记的。借本书出版之机,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和各位作者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让我们再接再厉、携手共进,为正确认识、深入发掘、发扬光大我们浙江七千年文明史所积淀的优秀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为在新世纪开创浙江文化发展的新局面而贡献心力吧!

(1998年10月写于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
1999年6月改定于朝晖寓所)

目 录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一 东土始蚕——浙江史前丝绸文化遗存

1. 古老的传说 (1)
2. 河姆渡的文明曙光 (3)
3. 良渚文化遗存中的丝织物 (6)
4. 良渚织机复原 (9)

二 越王剑上的印痕——南朝以前的浙江丝绸业

1. 消失的文明 (12)
2. 越王剑上的印痕 (15)
3. 功被江南 (19)
4. 走出低谷 (22)

三 崛起东南——隋唐五代的浙江丝绸业

1. 神奇的耀光绫 (26)
2. 崭露头角 (28)
3. 崛起东南 (31)
4. 我且闭关修蚕织 (36)

四 重心南移——宋代的浙江丝绸业

1. 并驾齐驱 (40)
2. 重心南移 (43)
3. 千年蚕织图 (47)

4. 繁荣的丝绸贸易	(50)
五 盛产绸缎的地方——元代的浙江丝绸业	
1. 新征服的土地	(54)
2. 产区的变迁	(57)
3. 发达的官营织造	(62)
4. 马可·波罗眼中的杭州丝绸	(66)
六 繁荣的市镇——明代的浙江丝绸业	
1. 湖丝遍天下	(70)
2. 繁荣的市镇	(73)
3. 红门局沧桑	(78)
4. 贸易与海禁	(83)
七 历史的转折——清代的浙江丝绸业	
1. 乾嘉盛况	(89)
2. 鸦片战后格局	(96)
3. 近代缫丝业的曙光	(103)
4. 最后的官营织造	(109)
八 创业与劫难——民国时期的浙江丝绸业	
1. 丝业兴衰	(116)
2. 产业革命	(122)
3. 服制变革与品种创新	(128)
4. 教育、人才、实业	(134)
九 愿得蚕花廿四分——杭嘉湖蚕乡风俗	
1. 众多的蚕神	(141)
2. 神秘的蚕月	(147)
3. 蚕乡的节日	(153)
4. 民间故事与文学作品	(159)
跋 语	(166)
后 记	(167)

一 东土始蚕

——浙江史前丝绸文化遗存

1. 古老的传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这一点是世界公认的。法国学者 Balize 在他的《蚕丝史》一书中说:“太古之时,蚕丝业仅行于中国,其它各国从未之有。”由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独擅了蚕丝纤维及其织物的生产技术,而从远道辗转到达西方人手中的丝绸织物,花样又是那般华美动人,摸上去滑爽柔软,还有一种独特迷人的珍珠般的光泽,简直令人爱不释手。因此在古罗马,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达官贵人身着一袭丝绸长袍,是极尽奢华的事。甚至连凯撒大帝有一次穿着丝绸袍服去戏院看戏,也被国人认为太过豪华。爱屋及乌,西方人对生产丝绸的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也生出了许多仰慕,对丝绸的由来,更是有许多有趣的设想。他们称那个能生产丝绸的国度为“赛里斯”(Seres),即“丝国”。赛里斯国远在大地的边缘,那里的国民聪明灵巧,更奇妙的是那个国度还有一种神奇的树,可以从树叶中理出长长的丝来。或者说,丝是一种金色的羊毛,等等……。等西方人终于明白丝是从一种昆虫

——蚕的口中吐出来时，可以想见他们是何等的惊讶！

岂止是外国人感到惊讶，就是中国人，对这种能吐丝作茧的昆虫也充满了敬仰之情。而要从蚕这种昆虫作的茧子中抽出丝来，织成绸帛，衣被人间，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神奇和充满想象力的发明啊！举凡这样关乎民生的重大发明，中国人往往归功于上古圣王，载之史书，代代传颂。于是，中国丝绸业的起源，就有了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蜀王蚕丛始蚕和伏羲化蚕等传说。这其中，以西陵氏始蚕的传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西陵为远古四川的一个原始部落，西陵氏为该部落之女，名嫫祖，被中原部落首领黄帝娶为元妃。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传说西陵氏成为黄帝元妃后，便开始教人民种桑养蚕之法，缫丝织绸以供衣服之用，蚕丝业逐渐在中原地区兴盛起来。人们感其功德，将其奉为先蚕，即蚕丝业的始祖神。《隋书》在追记南北朝后齐、后周的礼制时，提到京城中有皇后的蚕坛与蚕殿，每年春季选定吉日，皇后要亲率贵妇们祭祀蚕神黄帝和西陵氏，用的祭品是“一太牢”——即一头牛。祭后举行皇后亲蚕仪式。至北宋，刘恕将这一说法写进了《通鉴外纪》：“西陵氏之女嫫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此后，不少学者认同了这一说法，并引经据典地加以证实。蚕丝业尊黄帝元妃嫫祖为始祖神，或许是古人认为养蚕缫丝的劳作由妇女来做更加合适之故吧。

黄帝是中原部落首领，嫫祖是四川部落西陵氏之女，在地域上都离浙江比较遥远。黄帝元妃始蚕神话的流传，反映出我国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蚕丝业相对发达的实况。而在浙江民间，蚕农们信奉的，却是一位骑在白马上“蚕

花娘娘”。

说起这“蚕花娘娘”，也有一番不平凡的来历。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江南有户人家只有父女两人及一匹白马相依为命。一次父亲出了远门，留下女儿看家。日子长了，女儿十分思念父亲。一日偃着白马开玩笑地说：“白马啊，如你能把我父亲找回家，我就嫁给你。”白马一听，竟朝天一声嘶鸣，奋力挣断缰绳而去。却说小姑娘的父亲忽见家中的白马朝他奔来，不知家中出了什么事，急急跨上马背向家里赶去。回家见女儿平安，也就放下心来。但从那以后，家里就有些不对劲，那匹白马一见小姑娘，就要跳跃嘶鸣。父亲觉得奇怪，私下问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女儿无奈，只得如实相告。畜牲怎可与人婚配？父亲发了怒，一箭射死了白马，并把马皮剥下来晾在院子里。小姑娘走到马皮边上，想到发生的不幸，暗自落泪。忽然旋风四起，那马皮蓦地裹住了姑娘团团乱转，不一会就出了院外，等父亲赶到，女儿早已无影无踪了。第二天，父亲才在一片树林中找到了女儿。只见雪白的马皮正紧紧贴在女儿身上，她的头也变成了马头的模样，正伏在树枝上，扭动着身子，从嘴里吐出长长的丝来。这便是世上蚕与丝的由来。人们将小姑娘尊为蚕神，为她立庙塑像，顶礼膜拜，称为“马头娘”。这一神话最早记载在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流传很广，后世浙江的蚕农便将“马头娘”认作了蚕丝业的始祖神，并亲切地称她为“蚕花娘娘”，年年蚕事前后，祭祀不断。

2. 河姆渡的文明曙光

无论是黄帝元妃嫫祖教民养蚕的传说，还是马头娘化蚕的神话，都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蚕丝业起源的一种探究和

解释,以及通过祭祀活动求得蚕事顺利,丰衣足食的期盼。然而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传说或神话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因为一项技术从开始出现到形成产业,需要经过无数次尝试和失败才能成功。而蚕丝业的形成,则首先要从认识、利用野蚕及其纤维开始,逐步懂得从野蚕中选出优良品种,驯化后用人工饲养,使野蚕成为家蚕,再将家蚕茧缫丝织绸。要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岁月的沉积过程。因此,要探究蚕丝业的源头,我们还得请考古学家来帮忙。利用近代考古学的发现与成果,是确定蚕丝业起始年代的科学途经。

秘密,埋藏在深深的地下! 1926年,一群年轻的考古学家正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现场上忙碌着。当时,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刚刚起步,领头的正是中国考古界前辈、著名学者李济博士。他们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孜孜不倦地从地下寻找着中华文明最初的辉煌,却不料意外地发现了深埋在地下的半个茧壳。这半个茧壳切口平直,好象是用某种锋利的工具切割的。同时出土的与纺织有关的工具有石制纺轮、纺锤和骨针、骨锥等。这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前期,距今约5500年。

半个茧壳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关注,争议自然不可避免。肯定者将它视作我国蚕丝业起源的标志,怀疑者认为在这么早的遗址中发现蚕茧仅此一例,而孤证是不能用来得出肯定结论的。半个茧壳后来随大批文物珍品横渡海峡,目前仍被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被视作镇院之宝。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的新石器遗址中陆续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使西阴村的半个茧壳不再是孤例。这其中最重要的,除河南青台村出土距今5500年的浅绛色罗外,就

是位于浙江省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及湖州钱山漾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有关文物。

黄河流域的原始蚕丝业因为有茧、罗等实物的出土及黄帝元妃始蚕的传说,一时间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及蚕丝业发祥地的说法似乎成了公认。然而恒古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奔腾不息的长江,是否同样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她流经的美丽富饶的平原上,是否也一样地诞生过功被千秋的原始蚕桑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为解答这一疑问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197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在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在第一期发掘时,于第四层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和动植物遗骸,其中与纺织有关的有打纬骨机刀、骨梭、梭形器、木制纹纱棒、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这些文物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层同时出土的椽子用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约7000年。1977年冬开始第二期发掘,又出土了一个牙雕器。这个牙雕器特别的地方在于上面栩栩如生地雕刻着四条虫纹(见彩图一)。这四条虫纹非常象蚕,看起来好象正在向前蜿蜒蠕动,头部和身上的横节纹非常明显。另外绘有昆虫吃叶纹的残陶片上的幼虫,弓背屈体,沿着叶的边缘吞食,形象逼真。河姆渡的先民们为何要在他们的器具表面绘上昆虫纹呢?这种昆虫与他们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联系呢?

从遗址同时出土的大量骨耜等农具、成堆的稻谷和木结构的住房来看,河姆渡的先民们已经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主要从事农耕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盖起了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木结构的架空住房——干栏式建筑;他们会制作陶器,用竹条编织器具;他们也用陶制的纺